

从“文艺大众化”走向“大众文艺化”

刘旭光

朝花会客厅 专栏

新大众文艺用了一个“新”字，我想是因为在90多年前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过一场文艺大众化运动。那场文艺大众化运动希望用民族民间文艺，来反对西方文化殖民，反对封建文化残余，致力于构建人民大众可参与、可共享的本土文化体系，从而建设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文艺，这个民族文艺的核心是文化层面的革命、启蒙与现代化。

那么，90多年后的今天兴起的新大众文艺浪潮，我们怎么来定义它？我想大概有这样两个核心特征：其一，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，这是其根本属性，凡贴合当下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，并且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文艺活动，都可以算作新大众文艺；其二，这种大众文艺大多借助现代科技与媒介，让民众全面参与到它的创作、传播、评价的全链条中，打破了传统文艺创作的门槛与边界。凡具备这两大特征的文艺形态，大概都可归入新大众文艺的范畴，所以，我认为关于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最简明的定义就是：当下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，并借助现代科技与媒介参与到其中的文艺活动。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，其核心是由鲁迅、左联成员、延安文艺工作者等文化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革新，而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是民间自发的文艺活动。

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可以深入大众生活，正是因其喜闻乐见的特

■新大众文艺的流行，我想可能本质上是源自对文化“两创”（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）的期待。民间向来是创新的沃土，将各种各样的创意、技术大胆地融合使用，或许能为当下文化的创新与开拓开辟出新的路径



刘旭光在发言中
本报记者 秦吟之 摄

质与现代媒介的赋能。例如，上百万、上千万的点击量，使其渗透到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，这是超乎传统学院派文艺想象的。新大众文艺兴起于民间，这种自发性的发展路径或许契合了胡适百年前提出的文化演进模式：最初，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起源于民间，手艺人、工匠把这些文艺形式精致化，再由专业艺术工作者介入将其雅化，而后通过国家与社会体制的赋能使其走向高雅化与经典化，最终在僵化后回归民间，完成循环迭代。如果我们追问新大众文艺何去何从，我想大概不会超过胡适给出的这个演进模式。

至于新大众文艺能否真正打破“破圈”——打破分野、消除雅俗，触及这个时代核心的精神特质，对此我认为目前还有待观察。我们看到，有些新大众文艺作品虽然流量大、受

众广，但美学成就尚显不足。例如，一些热门动画片依赖的是视觉奇观加网络热搜的路径，一些网络微短剧热衷于“白日梦”式的叙事和代偿式的前期快感，这样的文艺形式要实现时代精神的新表达，尚需文化精英的深度介入，推动其从娱乐化走向真正的艺术化、高雅化。

今天，新大众文艺的流行，我想可能本质上是源自对文化“两创”（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）的期待。民间向来是创新的沃土，将各种各样的创意、技术大胆地融合使用，或许能为当下文化的创新与开拓开辟出新的路径。与此同时，学院派文艺（包括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戏曲等）纷纷想搭新大众文艺的“便车”，借助其流量扩大经典文化的传播范围。例如，神话故事、关于古代诗人的传记可能读的人并不太多，而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《长安三万

里》等动画作品，以新大众文艺的形式让经典得以抵达更广泛的受众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新大众文艺也可以成为传播经典文化的一个“通道”，但尚待进一步完善。

这就涉及新大众文艺如何经典化的问题。因为，假如作品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，纯粹的娱乐性难以跨越时间考验；假如仅为一时风潮，就无法满足大众对文化创新的深层期许。尽管新大众文艺为素人打开了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的一个通道，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：是将大众的审美与创作能力提升至艺术高度，还是让艺术降格为单纯的生活程度？答案显然是前者。必须看到，新大众文艺固然贴近了大众的文化需求，但更要肩负起提升大众审美的使命。

所以，在我看来，讨论新大众文艺的破壁、融合与抵达时，我们更需要思

考的是，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下，学院派、体制化艺术平台（如美术馆、博物馆）该何去何从？面对这一挑战，大致有三种姿态可选：一是抵抗，无论它再怎么热闹，我还是我，以传承民族文脉为使命，不为流量所动，专注经典的延续与守护；二是借鉴，借鉴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手段与流量逻辑，目的是扩大高雅文化、经典文化的受众范围，实现有效传播；三是深度投身，放下学院派的姿态直接参与到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当中去。

在流量为王的当下，第三种状态无疑充满了诱惑，比如说，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创意写作课，聘请了一些网络作家来授课。这些网络作家只有二十来岁，作品点击量上千万，年收入上千万元，这对于今天的学院体制来说真的是一个莫大诱惑。在这个诱惑下，是不是应当聘请这些网络作家成为学院本科生、研究生的导师，让他们带着学生投身到网文的创作中去，还是继续把学生“押”在图书馆里，让他们细读屈原、庄子，熟背李杜诗歌？让他们像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或曹雪芹、鲁迅一样进行严肃地思考与写作，还是按网文的套路进行生产？今天，我们之所以讨论新大众文艺，是因为在巨大的流量面前，在巨大的点击量面前，大家都想对新大众文艺进行某种程度的利用，但“利用”一定带来“反向利用”，新大众文艺因其喜闻乐见及流量背后的巨大利益，必然会对高雅文艺产生冲击。

为此，文学院、美术学院等学院应当起到“文化堡垒”作用：深入观察新大众文艺的发展，用其传播优势推广经典文化，为新大众文艺的精致化、高雅化提供一种学术支撑与技术指导，

形成一个新大众文艺和学院精英体制之间的对话关系。

我想最终的理想路径是，从“文艺大众化”走向“大众文艺化”。文艺大众化是让文艺为大众的娱乐服务，为大众的交往服务，满足大众对于文化的精神需要。通过普及而让文艺为大众服务，这正是延安文艺路线的一部分，但延安文艺路线的另一部分是——提高。文艺应当教育人民、引导人民、创新新文化，新大众文艺除了文艺大众化，还应当让大众文艺化，也就是通过艺术、审美与文化作品等对民众进行美育赋能，实现全民审美素养的提升、精神风貌的提升。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对人民进行美育。同时，人民审美是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升的，人民能够区分大众文艺与高雅文艺，也能够欣赏高雅艺术。在这方面，上海在城市文化新空间建设中的不少实践颇具启发。举个例子，浦东美术馆举办的“缔造现代”展是一个现代艺术展，这个展览是对现代派艺术的起源、发展、高峰、终结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历史梳理，学术性还是挺强的，我去过两次，每次都要排长队。这说明大众对这种为美术学院体制保留的精英文化是能接受的，大众对文化存在多元需求，大众有提升自己的趣味、鉴赏力、认知能力的需求。

因此，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提升新大众文艺，使其脱俗入雅，使其精致化、艺术化、审美化、精神化，推动产生新大众文艺的精品杰作；另一方面我们要更有效地传播传统的经典文化，而最终的目的是让大众文艺化，通过美育形式让大众得到提升。

（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）

坚守与创新，属于评弹的“新文艺大众化”

高博文

评弹能走到今天，有这样的生命力，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文化滋养与包容。评弹的根在苏州，但它走向兴盛、成为长三角地区的一个文化符号，上海是关键助推器。为什么上海能让评弹实现这样的突破？关键就在于上海海派文化的开放、包容、务实、善于接纳新事物。

评弹不只是一个曲艺曲种，早已沉淀为一种深深融入江南人生活的文化。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教授做了很多关于评弹文化的研究，把评弹和江南的语言学、民俗学、伦理学、历史学都联系了起来。确实是这样，评弹里唱的、说的都是江南的风土人情、世道人心，一句唱词、一段说白都带着江南的文化基因，这是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。从明末清初到20世纪80年代近300年时间里，评弹在江南地区的地位可以说几乎是无可替代的，那时候没有电视机，没有手机，更没有网络，听评弹就是江南人主要的娱乐方式，也是他们获取信息、交流情感，甚至了解时尚的地方。

那时候小孩进书场是不需要门票的，大人带着小孩去，书场老板也不会阻拦。很多孩子是被长辈领着去的，一开始听不懂唱的是什么，就坐在旁边吃吃东西，东张西望，但听着听着，就被那弦索声、那唱腔吸引了，慢慢入了迷。而对于大人来说，有时候去书场也不全是为了听书，更多是为了和老朋友相聚。这已成了一种生活习惯，一种情感寄托。而且，评弹演出几乎没有间断，除了每年除夕休息一天，天天都有演出，这种常态化的陪伴让评弹扎根在江南人的生活中，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。

20世纪40年代，评弹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，而上海正是这个黄金时期的核心舞台。那时候，周玉泉、徐云志、严雪亭这些评弹界大师级的人物都把家搬到了上海。为什么？上海的书店多、观众多，愿意为好的艺术买单，一个有名气的评弹演员在上海演出的收入，



高博文在发言中
本报记者 秦吟之 摄

要比在其他地方的高；上海的电台、报纸多，一旦在上海唱红了，很快就能传遍整个长三角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家。所以当时的上海评弹界形成了名家荟萃、流派纷呈的局面。

此外，评弹在上海的演出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一是打破了传统茶楼“一天两档”的局限，二是上海的传播媒介为评弹插上了翅膀。评弹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千家万户。此外，上海的唱片产业发达，评弹名家的经典唱段被录制成唱片，在市面上广泛流传，进一步提升了评弹的知名度。

进入新时代、网络时代以来，评弹和许多传统戏曲一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很多人觉得戏曲就是老年人的艺术，年轻人不喜欢，也看不懂。一开始，我们也抱怨过，觉得时代变了，科技发展了，很多年轻人都去看手机、看电脑了，没人愿意静下心来听评弹了。但后来慢慢想通了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你只能去顺应时代，而不是让时代迁就你。幸运的是，在这个不断探索改变的过程中，上海评弹团得到了政府多方面的大力支持，评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日益受到重视。

在文艺多元化的今天，再也不会有过那种万人空巷看一出戏的盛况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喜好，但评弹作为江南文化的代表性艺术，必须在这个多元的市场里守住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必须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。

基于这样的想法，我们这些年一直没有停过脚步，围绕“坚守”与“创新”不断进行尝试。一方面，我们守住公共文化服务这块内容，服务好老年观众这个群体。对于很多老年观众来说，评弹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记忆，他们就喜欢传统的书目、正宗的唱腔，我们不能丢了这个根本。在这一块我们始终坚持传统、坚守正宗，演的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经

典书目，比如《珍珠塔》《玉蜻蜓》《三笑》，一字一句、一腔一调都不打折扣。现在，我们每年在长三角地区的演出达到了4500场。

另一方面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弹艺术如何在新时代得到青年人的青睐，得到活态传承？这就需要创新。陈云同志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评弹要“就青年”，这里的“就”是迁就的“就”。以前我们总觉得评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，年轻人听不懂是他们的的问题。我们去大学演出，大学生们很直接地问我们：“你们说评弹高雅，高雅在哪里？我们听不懂，也不了解，为什么要我们花时间去听？”这让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不能孤芳自赏，应该主动放下身段，去适应年轻人的审美，走进他们的世界。

很多人觉得评弹就是两个人坐在那里，穿着长衫、旗袍，动也不动地唱。这是对评弹的不了解。评弹艺术是灵动的，一人饰多角，在不同角色中跳进跳出，收放自如；叙事方式也丰富，既能讲故事，又能发表评论，还能穿插一些噱头、笑料。以前很多老老一辈的人没读过多少书，他们为人处世的道理有些就是

从评弹里学来的。评弹的书目中有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，有关于人生智慧的启迪，有待人接物的礼仪，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我们应该用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让其“活起来”。

这些年，我们一直在做全国巡演。有人问：你们唱苏州话，外地观众听得懂吗？我总是笑着回答：“听英语音乐剧、法语歌剧的观众，难道每个人都能听懂英语、法语吗？不还是靠字幕、靠演员的表演、靠艺术本身的感染力打动了观众？评弹也一样。”我们出去演出，都会配上字幕，把苏州话的唱词、说白翻译成普通话，观众通过字幕就能理解剧情；但真正打动他们的，是评弹独特的江南韵味。很多外地观众说，听评弹的时候，脑子里浮现的就是江南的园林、小桥流水、乌篷船，还有江南的美食，这种文化意境是共通的。去年我们去北京演出，台下有很多北大学生，他们说：“苏州话确实听不懂，要看字幕，但我们喜欢评弹的范儿，那种江南文化的范儿、海派文化的范儿。”显然，语言可以有障碍，但文化的魅力没有边界。我们还出了国门，前年和去年去美国巡演，在纽约、洛杉矶的剧场里既有当地

的华人华侨观众，也有不少外国观众，他们通过评弹来感受中国文化。

在演出形式上，我们也做了大胆的突破，打破了“一桌二椅”或“一桌三椅”的固化模式。以前演中篇评弹，有时候是三个人一台戏，两个主要演员负责唱和说，中间还坐着一位演员，哪怕主要演员在台上说唱很长一段时间，中间的演员也只能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表情不能太投入，不然就抢戏了；不能东张西望，不然就显得不专业。我就想：为什么不能改一改呢？为什么不能让演员在舞台上有更多的调度，让舞台更生动些？当然，不能变成演戏，演戏不是评弹的专长。

我们从《林徽因》《繁花》《战·无硝烟》《千里江山图》这些新剧目开始进行尝试，让演员在舞台上根据剧情适当动起来。虽然还是“一桌二椅”的基础配置，但舞台的层次感和观赏性提升了。我们还打破了传统中篇评弹的“回幕”做法，以前演中篇，每一回书40分钟，结束时总要留个悬念“究竟如何，请听下一回分解”，下一回开场用5分钟回顾上一回的内容。现在，我们就完全按照剧情推进安排结构，把悬念贯穿始终，一环扣一环。有苏州的年轻观众看完演出后说：“你们这个评弹太奇怪了，我看其他传统评弹的时候，中间还能走个神，反正下一回会回顾。你们这个我连厕所都不敢上，就怕错过了关键剧情。”其实我们完全没有背离评弹的表述方式，还是一人多角，还是说书，还是自弹自唱，只是在这些方面做了改变。这种创新可以说是成功的，保留了评弹的核心特质，也满足了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。中国评弹艺术节每三年在苏州举办一次，我们上海评弹团演出的新创一出来，其他剧团就说“只有上海做得出来”。

我们还抓住了IP转化的先机。评弹的优势就是轻便快捷、投入小、见效快。不像戏剧那样要搭班子、做舞美、排练好几个月，评弹拿到一个好的IP，几个演员坐在一起商量、改编剧本，配上唱腔，很快就能搬上舞台。所以，这些年，

我们一直盯着优秀的文学IP抢先进行改编。比如《繁花》小说火了之后，我们马上进行了合作，组织演员改编成评弹，还没等电视剧、电影上映，评弹《繁花》就已经在书场里演出了。另外，根据不同的演出场景，我们还会灵活调整节目长度和形式，比如《千里江山图》，我们既做了适合剧场演出的完整版，也做了适合党课宣讲的浓缩版。

身处网络时代，我们需要积极地拥抱变化。去年，我推出了AI融合评弹的作品《漫歌行——AI叙事音乐会》，与“机械臂歌手”艾莉合作，将评弹与上海40年流行歌曲串联，通过一人与AI的互动演绎故事。今年，还将推出2.0版。评弹演出也通过各个平台直播，我们曾在国家大剧院推出《长生殿》《西厢记》等经典选段合集《人生若只如初见》，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购票，网上点击量达2550万。一些青年评弹演员的网络直播流量很高，网络世界不认什么一级演员的头衔，只看内容是否被人喜欢。所以，我们既要守住剧种的根本，也要研究互联网传播的规律。总之，评弹艺术源自民间，其说唱弹唱的艺术形式和贴近生活的叙事特质，都符合今天新大众文艺的要素。而新大众文艺的多元需求也在推动评弹在文本、舞台和传播上的不断创新。

只要语言存在，评弹这种艺术方式就有其价值。在新大众文艺化的过程中，我们虽在“破壁、融合”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果，但“抵达”的目标仍在途中。我们希望继续依托上海的文化优势，一方面守住评弹根基，另一方面在IP转化、科技融合、新媒体传播上持续进行探索，让评弹走向更多的大众。

（作者系上海评弹团团长）

特约刊登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